

準備賭命 迫降生死路

(四之一)



· 田定忠，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

「清泉崗塔臺，『四三七八』準備進場端捕捉迫降，請失事搶救小組準備！」

民七十四年六月十日筆者駕F-104G編號「四三七八」號戰機至空域實施響尾蛇飛彈模擬射擊，當時機翼派龍掛載副油箱，翼尖派龍掛載訓練啞彈。

在跑道頭試完大車，油門隨即推入後燃器位置，戰機在跑道上發出怒吼揚起一片塵土，不消半分鐘已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這是一批正常的訓練課目，誰都不會正眼多瞧一眼，但誰也沒料到一個小時之後，卻發生一場驚心動魄的進場端捕捉迫降場景。

空中課目執行完畢，GCA返降航線四邊放下起落架手柄時，主輪信號指示器顯示斜紋，重新再伸放一次，仍是斜紋，兩個主輪無法正常伸放出來。依據緊急操作程序拉出起落架手動釋放手柄後，結果還是一樣！我心想麻煩來了！在飛行線第一次碰到這種狀況，而且還是高速進場的F-104G戰機。

F-104G機身細長，主輪間的輪距很窄，落地時如機身未擺正則機翼即可能觸地受損，飛機也有滾轉的可能，沒有主輪時機翼幾乎貼近地面，操作不小心會有相當高的風險。

美軍飛行員碰到這種故障狀況，通常會選擇彈射跳傘以獲得較高的求生機率。此時，要不要跳傘？如果採取機腹迫降，下場會是如何？我想到許多迫降及彈射跳傘失敗的淒慘場面，那可不是開玩笑的，此時心裡不能自己的冒出一陣涼意。

戰機主輪放不下來，只好先回到

空中再想想辦法，我向塔臺要求爬高同時不斷地思考著如何解決困境。

我嘗試用高G轉彎甩出起落架，但仍然無效，在此情況下我已無法再利用任何手段放出主輪，此時若不願彈射跳傘，除了機腹迫降外，也沒有多餘的路子選擇，這個時候我想起官校畢業時，教官的臨別交待：「記得！飛行膽子要大，但是心要細！」面對困境且在無他路可選擇下，我被迫要做一件膽大心細的事情，準備返場機腹迫降。

當採取機腹迫降決心已定時，我呼叫僚機到前面，仔細觀察僚機副油箱與機身及機翼的相對關係，查覺副油箱下緣與機翼末梢下緣大約有三十公分的差距，迫降時把副油箱當做雪橇來著地，應該不會傷及機身及機翼。當然觸地操作必須相當細膩與輕巧，如果觸地過重機翼油箱就會被擠爆飛脫，造成機腹直接觸地，機翼末梢也可能會因觸地傾斜而使飛機在跑道上打轉而甩出跑道；觸地過重也有可能造成油箱派龍架向上頂穿機翼，使機翼瞬間折斷後產生滾轉，這些有後遺症的作為都必須排除。

我同時也考慮到，飛機以機腹迫降一定會在跑道上磨擦產生大量火花，為了避免造成嚴重後果，我必須採

取進場端捕捉，讓飛機在極短距離內迅速停住，以減少機身與跑道磨擦的時間，也好讓地面失事搶救小組能儘快救援；但是以進場端捕捉方式迫降，我確沒有任何經驗，連飛安教育影片都沒看過。

評估後，我認為只有採取進場端捕捉才能降低所有的風險與不測，除此之外別無其它良策。我沉澱心情思索著我有無這個高難度迫降的處置能力，在面對此種危急狀況與不容猶豫情況下，我當機認定我必須冒險一試。決心已定，我立即在對外通話中呼叫：「清泉崗塔臺，『四三七八』準備進場端捕捉迫降，請失事搶救小組準備！」

從官校學飛開始，從沒想過有一天會遭遇到如此麻煩的故障，而且迫降的機種竟然是高速進場及觸地的F-104G戰機。「迫降」代表著潛在的危險，也代表著不可測的後果，萬一我的能力遭到一些外在影響或能力稍有不及時，是有極高的風險存在。

這個風險中存在著「死亡」的選項，面對生死關頭與死亡威脅，我內心中掙扎了一下，但隨即恢復平靜，我知道此時需要的是冷靜應對，而不是緊張浮躁或猶疑不決，更不能胡亂聯想生前身後事。我想起官校飛行完

訓時教官「怕死別來，來了就別怕死！」的叮嚀，如果怕死，那是你沒有硬底子，既然碰到了就別怕，冷靜處置是唯一的選擇。

當下決定決心並在無線電中呼叫「迫降」之後，我默禱了一下，此時此刻我需要老天爺的協助，需要祂幫我排除一些能力以外的所有干擾，也需要祂幫我鋪設一條安全落地的大道。

陸基跑道起降戰機的捕捉鉤設計，是設計於跑道末端捕捉使用，如果用於進場端的高速捕捉，其後果如何斷難料定，而且這個飛行操作從官校到部隊從未模擬練習過，因此無法獲得經驗，換句話說緊急狀況使用時，後果如何甚難判定。

實施「進場端捕捉」飛機進場的離地高度必須控制精確，過高或過低都無法以捕捉鉤捕捉到攔截鋼繩，捕捉鉤鋼臂如未能捕捉到攔截鋼繩，戰機將直接越過攔截鋼繩觸地，在跑道上拖行磨擦的距離將增加許多，引發不可預期的反應；萬一沒捕捉到攔截鋼繩，在小油門、小空速情況下，連重飛再來一次的機會都沒有。這是個相當細緻的進場操作，也是需要一些運氣的飛行操作，上帝只給我一次機會，錯過任何一點，結果都是悲劇。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進場端捕捉

有相當高的風險與困難，出了差錯後果即相當嚴重，可是面對故障我已別無選擇，只有硬著頭皮面對，也冀望攔截鋼繩能毫無失誤的捕捉住飛機，可以保全飛機也保住我的命。經過一連串的考量後我已調適好了心情，準備自己考驗自己，也準備賭命。

當機身低油量警告燈亮起時，我令僚機先行返場落地，此時其它的留空飛機都已返場，因為等我迫降後機場跑道勢必要關閉一段時間。

我知道成功迫降的機會只有一次，從現在開始到回到地面，所有的操作及判斷都不容許犯錯，更不容許失敗，如果失敗一切都將結束，包括我的生命。面對生死關頭我沒有時間胡思亂想，也不容我膽怯恐懼，胡思亂想及膽怯恐懼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反而會降低判斷力及影響操作，我再次默禱了兩秒鐘，一切都交給上帝。

五邊進場時我調整速度維持每小時一八〇哩的最低進場速度，距跑道頭清除區約一哩時，按下捕捉鉤釋放鈕，控制飛機以低於下滑道接近平飛的姿態進場。當飛機進入清除區後略鬆機頭，讓飛機以幾乎貼地的高度平飛接近攔截鋼繩，飛輔室內的教官也在無線電中做了適切的提醒。

當攔截鋼繩就在機頭前方五十呎

時，我放鬆駕駛桿上的力量讓飛機再下沉些，就在飛機越過攔機鋼繩的瞬間，飛機即被一股強大的力量抓住，我迅速地將油門拉回至慢車位置，同時上半身承受了一股強大的前傾力量，耳機中也聽到飛輔室傳來的一「Good！」尖叫聲，當飛機在跑道上磨擦前進不到六百呎後，即四平八穩地停了下來，剛好停在失事搶救小組早已噴灑消防泡沫的區塊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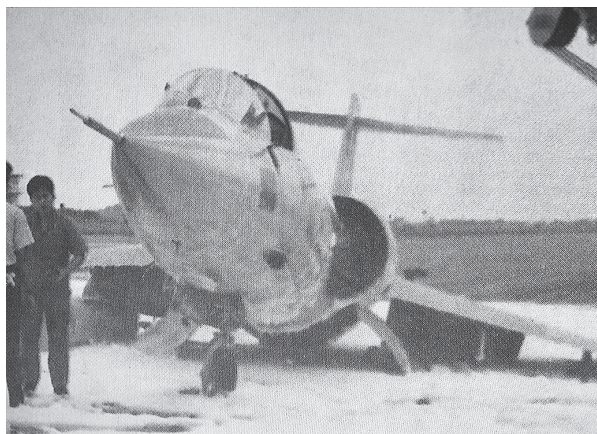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已迫降成功，爲了提防飛機著火爆炸，我迅速地關車及解除彈射座椅上的綁帶及接頭，插上座椅彈射安全銷，並將座艙罩解鎖準備要離開座艙。正當我以右手臂舉起座艙罩時，看見消防車沿著道肩急駛靠近，同時有一股強力水柱噴灑過來，我本能的反應馬上放下已舉起約半隻手臂高的座艙罩並將右手順勢縮回，就在縮回手臂的瞬間聽到一聲巨響，座艙罩已被彈射火箭彈向空中，不到兩秒鐘又是一聲巨響，座艙罩掉下來砸中機身右側進氣道導錐的防冰罩後滾落地面，跟著消防人員馬上登機協助我離開飛機，整個搶救過程動作之快，有如瞬間發生瞬間完成。

當飛機發生故障在空中盤旋時，清泉崗基地已完成失事搶救準備，消防車、搶救車及救護車都已在跑道邊

待命，以便迅速實施搶救。爲了優先搶救座艙內的飛行員，失事搶救小組會迅速地將機身外側的座艙罩彈射手柄拉出，引爆座艙罩彈射火箭；而我在毫無提防情況下，正準備舉起座艙罩，如果不是消防水柱適時噴灑過來，讓我本能地放下座艙罩及縮回手臂，極可能我正緊緊抓住座艙罩手柄的手臂，已遭彈射火箭的強大拋擲力量硬生生地從肩胛骨上扯斷，並隨著座艙罩拋向空中了，真是驚險！

我下了飛機圍著飛機繞了一圈並仔細檢視，發現迫降後的飛機機頭高高翹起機尾垂地，除了兩個機翼下的派龍油箱已經破損外，機身毫無損傷，反而是進氣道導錐防冰罩被座艙罩落下時砸破了。進氣道導錐的位置離座椅不到兩呎，萬一座艙罩掉下來時向座艙接近些，勢必砸中腦袋，那必死無疑，真是驚險也真是萬幸。

我繞著飛機走了一圈，看了飛機受損狀況，再想想從發生故障至落地期間，這二十幾分鐘的內心掙扎，真是恍如隔世。離開失事現場前，我再回頭看了一眼已經受了傷但仍然抬頭挺胸的戰機，爲了保全主人的性命，它辛苦了、委屈了、也盡力了，它雖然受了傷趴在跑道上，但仍然很驕傲地抬起頭挺起胸，一副橫槍立馬瞋目



編號「四三七八」號戰機成功迫降之現場照片。

怒視的架勢，向它的夥伴們昭告著它的神勇，讓人感覺出它真是個十足的英雄鐵漢，它優異又神勇的表現值得我爲它喝采，在離開失事現場前，我特地向趴在跑道上的戰機舉手敬禮，代表我的感謝。

戰機，它是有生命的，人們常說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那戰機應該就是飛行員的第二生命，它與飛行員晨昏一起在變化莫測的長空中巡弋，在槍林彈雨的戰場環境中出生入死，它與飛行員是親密的共同體，當它受了傷痛、受了委屈，飛行員是應該疼惜

它的，在小車返回作戰室的路上，我再三回頭張望它受傷的身軀，一顆心也不能自主地產生微微的憐惜之情。

每一架戰機從理性與務實的觀點去看時，它都是一具冰冷的作戰機具，不論它的價值為何，縱使發生故障而損壞了也只是國家武器裝備上的損失；但從感性的觀點去思考時，它卻不是一具冰冷無情的機具，而是與飛行員有著無比緊密關係的戰友，它像是一個親密的朋友，你越對它疼惜，它則越會無私的回報。

春秋戰國時期，相馬師孫陽遇見骨瘦如材的千里馬，馬兒仰頸對天長嘶，好似與孫陽靈通，經孫陽細心餵養後，恢復神駒面貌並獻給楚王，楚王策馬揚鞭只覺兩耳生風，頃刻已在百里之外。韓愈〈馬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雖是如此，但也是千里馬成就了伯樂之名；又言：「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每架戰機都是當今的千里馬，飛行員則得為當今的伯樂，除善加疼惜照顧外還得心靈互通，戰機始樂意為牠的主人所驅使，於緊要關頭回報主人知遇之恩，那怕說是受了傷或癱了腿，也要使盡全力馱負牠

的主人回營。

在我心中，「四三八」號戰機就像是伯樂的千里馬，也是三國時代劉備座騎「的盧」善戰快馬的化身！是當今沙場中的一匹汗血寶馬、藍天中的一匹無敵神駒，牠身攜長槍短砲，日夜馱負著我在廣袤無垠的藍天沙場風馳電掣巡弋邊疆，禦敵守邊捍衛空防，在牠身受重傷的一刻仍然盡職的馱負著我回營，在精疲力竭趴下來的一刻，仍然是一副高傲的英雄架勢，仰首長嘶絲毫不為傷痛所苦，牠真是十足的沙場鐵騎、藍天鐵漢！

飛機落地時無法伸放起落架，是否所有機種都可以迫降落地？在有些影片中可以看到飛機以機腹迫降的畫面，但並不表示所有的機種都可以，這必須全般考量；有些飛機機翼面積大、進場速度慢，例如民航機或軍方的空運機，這種飛機以機腹迫降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機身細長機翼面積小，進場速度高的飛機則必須謹慎評估，尤其像F-104G戰機機身特別細長機翼又短小，進場及觸地速度極高，以機腹落地就有相當高的風險，操作不當時極可能在觸地之瞬間發生滾轉或折斷，因此有極大的風險！

F-104G戰機以進場端捕捉及機

腹迫降確實是有點逞能，如果幸運之神沒有全程照顧，那下場絕對是一個血肉模糊的場面！事情發生後，空中作戰指揮中心的長官視導基地時，就指著我的鼻子說：「你為什麼不彈射跳傘！」戰機安全迫降理應誇獎我一番，但他毫無誇獎的意思，我心裡知道其實他嘴巴上想說的是：「沒主輪迫降有高風險，你逞什麼能！」是的，外人會以為我在逞能，但當時在空中發生情況一直到返降準備迫降的過程中，我心裡始終沒有逞能的念頭，我就是認為我可以把它落在跑道上！

飛行是不可以逞能的！在離開空軍官校飛行班的時候，師父何開泰上校就對我說：「保重了！小伙子！記得飛行時，信心超過能力的動作千萬不能做！」在飛行線上工作了大半輩子，我始終牢記臨出門前師父的一番叮嚀！我之所以決定採高難度的進場端捕捉，是在空中冷靜思考後，認為我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信心才下的決定，好在天從人願，在迫降過程中操作完美沒有任何疏失，保全了戰機也保全了小命。

這架編號「四三八」的F-104G戰機，永遠是我心中的千里馬，牠在除役後陳列在高雄高苑科技大學的校園內，靜靜地向青年學子們

昭示著牠過往的輝煌歷史，如果牠有記憶，牠應該還記得這次機腹迫降的驚險往事。我相信牠不是一架冰冷的戰機，牠是我心中的神駒，是一匹有靈性的戰馬，把牠獨自圈養在校區內一定孤獨又寂寞，牠一生叱咤沙場睥睨風雲，如今竟遠離了牠傲視長空的沙場，遠離了牠過往出生入死的夥伴，牠應該會感覺寂寞的。我曾多次去探望牠，讓牠知道我這個老戰友沒有忘記牠，還惦記著牠，並願意與牠一起共同回味死裡逃生的艱險過程。



作者時常前往位於高雄高苑科技大學，探望曾經一起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編號「四三七八」的F-104G戰機。

戰

致「一一三」空戰

· 林寒 ·

戰爭，
不過是一場呼吸而已
該幹什麼 就幹什麼
安安靜靜地
護守腳下的田園，
夢土中的掌紋
無欲於餘諍
是無畏於戰戰戰慄慄
無怯於戰戰戰慄慄
爭戰，
只是一地
又一地的紛飛罷了
如風如水如雲亦 如露
當然也有狂雷及閃鳴，
是此，
戰不旋踵早就已經
是信念是心法是氣度，
更是一種習慣
後退，
是因為看見休兵罷戰了
回家，
是因為腳下的田園
正在耳窩輕輕地訴說
夢土的掌紋，
還等著著平凡的擁抱

戰筈的聲響甫起
看著征戰的人兒
出塞曲卻淚眼婆娑，
你們當為
一群速度一段眼神一列肩膀
一座城壘一道胸坎
能征慣戰，攻無不克
南征北戰，歷無不勝
眼神橫亘著勝利的 號角
守護源頭，
就是要朝曦
毋會 墮入四戰之地
儘管三戰三北，
人自為戰
早已散發出忠魂之氣
一人便為千馬萬軍，
閃著光芒

註：發生於民國五十六年
一月十三日的「一一三」空戰
是海峽兩岸最後一場空戰，該
次戰役胡世霖、石貝波各擊落
米格十九型機一架，楊敬宗於
返航途中，因機械故障，墜海
殉職。